

生育節制論

中華民國十二年七月初版

本書（實售大洋三角五分）
（外埠寄費三分五厘）

原著者 桑格爾夫人

編譯者 戴時熙

發行者 趙南公

生育節制論

版權所有

總發行所泰東圖書局

上海四馬路一二四一五號

特約代售處

重慶唯一書局
各省各大書局

序

『各人之健康，長壽，勞動者之經濟的幸福，社會之文化的一般的設施，荒廢人類文化底戰爭之消滅，及其他一切社會問題之解決，根本上多半係於人類出產率之適當的限制。』——愛理斯氏這幾句話雖然簡單，也可表示出生育節制之重要。在重量不重質，抱多子多孫主義，且婦人已陷於奴隸境遇，成了生育機械底中國，生育節制更是重要底，吃緊底問題。無怪桑格爾夫人來華時受那樣熱烈底歡迎，她底議論惹起了全國有識底者注意。

但是生育節制不是隨便議論一下就可了事，是非熱心研究和實行不可的，並且關於這問題底知識不是一部分人專有的，是民衆一般應有的。所以不獨桑夫人來時我們當議論，即桑夫人走後也當研究而使其普及一般民衆。

桑夫人這本著作底理論很淺顯，好像內容狠虛空，無讀底價值一樣，但是其淺顯通俗乃是本書底生命，因為理論通俗淺顯，能使認得字底人都能了解此書而知道生育節制主義。要使一般民衆有生育節制知識，此書可算是最好的器具。

本書中關於勞動問題底議論雖不免有缺點，然關於解放婦人問題，及新種族問題，其議論不能不算是詳細，徹底，周密，所以這書「不論男女苟能識字底人都非讀不可。」

中華民國十一年夏

譯者

目次

- 第一章 婦人之過失及其負債
- 第二章 婦人對於自由底奮鬥
- 第三章 新種族之實質
- 第四章 婦人之二階級
- 第五章 大家族之弊害
- 第六章 絕望的叫喚和社會問題
- 第七章 婦人應當於何時避產？
- 第八章 受胎限制——是兩親底問題？還是婦人底問題？
- 第九章 節慾果能實行嗎？是當行底嗎？
- 第十章 避妊嗎？抑當墮胎嗎？
- 第十一章 避妊法果有確効否？

第十三章 受胎限制是救濟勞動問題底良藥嗎？

第十三章 不當生卽生出底兒童是戰爭底原因

第十四章 婦人和新道德

第十五章 婦人和法律

第十六章 爲何美國不設受胎限制商酌所？

第十七章 我等之事業及其進步

第十八章 決勝線

第一章 婦人之過失及其負債

現代各種社會運動中，其社會的發展底範圍最廣汎者，要算婦人對於性的奴隸底反抗。改造世界最重要底極有力底東西，是自由母性。倘若把此母性置之不問，則現代政治家底種種周密底國際計畫，畢竟要成根底薄弱難得實現底東西。當外交官的，或者製造種種國際上底規定，各國也盡全力來維持，政治家或者也連結同盟想掌握特權，擴張勢力範圍，做改造世界之夢。然而如婦人不因生育節制，使母性之自由和聰明向上，藉此改造社會，而只徒繁殖些過剩人口，那麼這些計畫，畢竟要盡歸水泡。設若不管母性之自由，他們底計畫也可實現，那麼比他們夢想還好底世界應早已出現了。

於人類社會家族中，婦人處於順從的極軟弱底地位，他們處底位置正當不正當底問題，最近才惹起一般人底注意。從來男性以爲女性的位置是極當然的，無可疑的。女性對於自己底地位也毫無疑念，情願甘受。所以婦人能否永久甘受這樣底地位一事幾乎沒有那個用腦筋去想。

我們觀察婦人底團體的反抗時，決不可作皮毛的觀察，不然萬不能了解她們如何底熱心想把她們底位置從根本改革底真象。從來底婦人對於女子參政權，婦人勞動時間之限制，婦人應同男子享平等的財產所有權等事，做了種種社會運動，極力主張其權利，這固屬實事，然而她們底要求，不有一樣是與她們底生存底根本諸要素有直接底影響。她們底要求無論達到與否，她們在男子支配着底社會中，不免仍居於弱者底位置。

婦人之所以不能不居於上述底那種劣等位置底原因，是她們無意識的承認了那種位置，以為她們是應當居在那塊的。婦人有當「母」那個職務，所以於無形中被鎖於那種位置。那鎖非常堅牢，充分可以把婦人繫着，使她於男性所壟斷底文化世界中，常居於劣等地位。婦人爲的進行她爲母底職務，她們底位置，漸漸更比不上男性了。婦人在這樣不道德底社會裏，成了一種捕虜，她們將其所有底生殖能力，撒了種種暴虐底種子於地上。暴虐底種類很多，但不問是專制獨裁底暴虐，共和政治底暴虐，也不管是古是今底暴虐，總之產生暴虐的根本要素，是人類之數過多。人底價值低下，且人將永久居於無智底地位，也是由於

人數過多。種種暴虐是以無智底從屬底母性爲根基，換句話說，種種暴虐，依無智底從屬底母性之生殖而生長，且繁榮。

古來無論如何暴虐底君主，不有一個忍心把他底軍隊帶出塞外，儘他被殺盡而不管的，只要有正常權利底國民，從來沒有被逐出領外強逼和他國民廝殺的。但是現代如何？不是先生的被後生的，前面的被後面的擁擠出國外去嗎？換句話說有很多人不是因爲人口過剩，擠出國外去永受僑居異域底苦嗎？

像現代這樣底低廉工錢勞動和童工之酷使，是從來未見過的。而其原因，敢說是人口過剩。饑饉和疫病，雖是天災，一半也是生兒子過多底母親底責任。換句話說人口過剩是饑饉疾病底根本原因。

人口過剩之創造者，不待說是女性，她們無智識地生出無限底子女，她們底子女長大後，又和她們作同一樣底事，因此文化底悲劇演了又演，其數一代比一代多。

婦人不獨於不知不覺中製造了種種暴虐底基礎，把種族引到滅亡底黑暗深谷中，還

供給增加貧民窟，養盲院癲狂院底原因。她們送新補充員與娼婦和賣淫階級，供給多數被告給裁判所，送很多囚犯進監獄。自然世上底婦人不有一個預期着那樣悲慘底結果而生子女的。但是自其結果看來，幾乎是婦人想故意製作也作不出來的無數底悲劇，因他們多生子女而奉呈與現代社會。

婦人背了這樣不祥的成業，差不多都要歸因於由無智而來底放任。婦人關於自己底生殖能力毫無智識，產兒過剩所生底結果如何可怕，她們也更是莫名其妙。自然從來她們依着她底內部底本然要求，也有極力反抗製造暴戾底基礎的。爲反抗而用極端手段——殺嬰兒，墮胎——底婦人也有。然而她們底反抗不是全般，只是一局部。她們是一個人底反抗，不是有組織底集團底反抗。在集團中她們常常是盲目的絕望的服從暴虐，生了無數不想要底兒女，使文化之進步因此阻止，且將破壞。

但是婦人現在覺醒起來了，根本底革新是她們底要求，和努力底目的。她們底反抗和改革運動底根底，就是想完全的獲得女性的自由，現在數百萬婦人，爲主張自由女性底權

利立起來了。她們主張在那樣的時候，那種境遇才當做「母」等事，應由自己底意思決定。她們這宗覺醒才正真是她們打開自由殿堂底鍵鑰。產兒限制是女性獲得自由之根本源泉，也是消除因婦人之從屬而生底弊害底手段。婦人因自己之無自覺和無智，製作了種種弊害，所以要掃除弊害，另立新底有秩序底社會，非依她們的自覺和知識不可，一方面說起來這也是婦人底責任，無論如何強辯推委也不能轉嫁給旁的人。只說「婦人底無自覺無智」，這是因為男性支配着女性而來的；或者又說政治家和資本家釀成的，這是資本家和政治家底罪，改造社會不是婦人底責任。——這是不能做推委和辯解底詞的。婦人底無自覺無智，識歸根結底是婦人不努力底原故而來的，社會之弊害是婦人自己製造底債務，應該婦人自己償還，不能說社會上底種種惡害，不正，不是婦人造成的，所以當袖手旁觀。簡而言之，社會上之不能不起種種弊害，其原因畢竟還是歸於婦人底從屬和多餘地生育子女，所以改造社會，除弊害等是婦人當負底義務。

婦人對此義務，更不當以草率底手段了之；婦人不能以姑息手段——譬如提倡少年勞

動法案，賣淫制度之禁止運動，戰爭廢止運動等手段以塞其責。政治手段和社會的計畫，雖說是一種萬能膏，然而其効力是偶然的淺薄的，不能治社會的病疾底根源。

婦人把人們底生命價值弄得低廉底時節，戰爭，貧困，勞動者之迫害等到底不能免却。這些狀態，要婦人自己限制其出產率，並且要社會一般都知道人們底生命不可浪費底時候，才能絕滅。當着遂行上述底重大職務底時候，有兩個障礙不能不除，第一個障礙稍小；就是道德律法上底障礙。現代底法律，故意不使婦人有關於生育底智識，可說還帶着黑暗時代底遺風，但是生育智識是得聰明母性底必要器具，務必要使婦人知道底。所以這宗法律（或底影習慣）宜快點改造。第二底障礙稍大，就是婦人對於她自己底屈從所給自己和社會底影響，以及其影響底程度，她自己全然不知道。婦人倘若不自覺她底屈從所給自己子孫和社會底很可怕底弊害，那麼掃除一切弊害，到底同百年河清樣是難望的。

婦人爲免除這等障礙不能不挺身與因襲的勢力鬥。免除障礙是使女性生活底各方面增加幸福底源泉。所以婦人勿論如何犧牲，受若何攻擊，都要脫却無智底範圍，排除障礙。

遂行自己底職務。

如上面說的，婦人要從自己底智識方面覺醒起來，要知道自己底無智所生底惡結果，然後才能遂行她底義務，而其遂行義務底第一步是受胎限制。依此婦人才能覺醒其自由底自覺的母性。若果婦人有了母性底根本自由，人們才不會沈淪於奴隸底境遇。婦人也不僅祇做從來底姑息的世界修補工，一定進而着手做世界根本改造事業。

第二章 婦人對於自由底奮鬥

無論何種習慣，社會不安，運動或革命底背後都有一種給其習慣，不安，運動等以特徵底推進的支配動力。所以我們要想發見某時代底習慣運動革命等源泉，斷不可只觀察其表面狀態，不然萬不能知道事實之真相定非陷於誤謬。

這種誤謬是歷史家和社會學者共同常走底路。把現代社會上底一切不安，都歸因於經濟關係，底現今底流行說明就是一例。固然這探說明也不能算是無價值底學說，然而關於使社會革命發生底人們內部之力，全未過問，這是其缺點，社會革命最重大底要素，不是

外部諸條件，是各人底內部的力。社會狀態常常變化，然而鼓舞人們底支形的內部底力是永久不變的。婦人對於自由底奮鬥情形完全同此一樣。不論何時何國，家族數之限制是婦人本能的要求。這個願望，一般是由經濟的壓迫來的，固不待說，然其要求底根底不只是經濟的壓迫，婦人欲得母性的自由底內部底向上的支配的原動力，是比經濟壓迫還深底根源，這是無可疑的。想得自由母性底要求，不有貧富聰明不聰明底區別，是一般婦人底主張。這個要求走了極時，就成殺嬰兒，棄兒，墮胎等罪惡現出來。

這原動力是婦人天生底性質，婦性二字可以完全將其性質底意義表示。其精神屢屢現於母性中，但見婦性比母性還大。在過去和在現在是一樣的，即將來恐怕是一樣仍然不變的是一種婦人底精神的內部的要求底發現。如果能使其自由發現，則女性的性質之最高法則，可順着很好底道路發展，反之必定成一種破壞力。我們能解此理，那麼婦性如何熱望其自由的發露，便可知道了。

婦性——婦人底內部的力——因為過多生育其自由發露被防害時，必起反抗。故在太古

還沒有歷史時代，也可我出婦人探求調節家族數底方法底形跡。婦人無自覺的調節其家族數時，其行為全然是種本能的作用。沒有法律習慣宗教等底制裁時代，避姙是她們調節底方法。屬於禁止行此方法底國家底婦人或者犯墮胎、棄兒、殺兒等罪惡；或者強被屈從無限的生子女，除此以外別無他法。

婦人要想脫離生育束縛而行底暴虐手段，在受經濟壓迫難養其子女底時候益更盛行。然而不能說經濟事情是其唯一無二底原因。古代雅典底富貴家庭，中國底貧窮小戶，澳洲底土人等，當其子女過多不能養育底時候，婦人常苦婦性不能自由發露，想設法脫此苦惱，也常時使用這等暴虐。

個人有容認這種過激手段的；然而團體就多半反對。據歷史所載，或依宗教的信仰信條，或依法律，或依輿論把行這種手段底婦人逐出國外，甚至斬首，社會想方設法破壞婦人想脫却生育過多底苦域底計畫。但是無論何種可怕底威脅，和體刑都不有生何等効力。婦人覺得她底婦性底自由，多半抱着絕望的從容的態度向死門前進。

不僅在野蠻人或原始人底生活，即文明人或半開人底生活上，以可見婦人想調節其家族數而使其婦性得自由發展底一種女性底本能的要求。

維斯德馬克 Westermarck 於他底名著「道德觀念之起源和發達」(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oral Idea) 中說「不獨野蠻人，即在半開人或文明人底社會，從前有殺孺子嬰兒底習慣，現時也還在實行。」

在野蠻人間限制家族之方法，一般是殺嬰兒也，屢屢有墮胎的。蒙克列蘭 McLennan

於其大著作「古代歷史之研究」(Studies in Ancient History) 中，他也指摘說殺嬰兒一事，紐西蘭人一般行之，普通是母親下手。原始的濠洲人也有同樣習慣；北美印度人種也盛行殺兒及墮胎，中美印度人種更極端行墮胎底方法。蒙克列蘭又說，有一旅行者向着南美印度人種底女子說，「殺嬰兒是很本底罪惡。」那女子馬上就答應道，「男子不得干涉女子底事。」據蒙克氏說起來，墮胎習慣在西半球底印度人種間非常盛行，這習慣是惹起殺嬰兒底原因。

與此同樣底習慣，倘若歷史家再更進一層詳細檢查野蠻人底生活，必定發見於一切底野蠻人間，至少殺嬰兒底罪，是中國人，日本人，美人，印度人，西歐人，或者古代羅馬人等，犯過的。⁽⁸⁾古代希伯來人因有十戒及法典，好像沒有這種惡習慣。但是維斯德馬克說『有史以來底希伯來人好像不有這種風俗，然而太古時代他們屢屢殺嬰兒以敬神，這事有根可信底證據。』

維斯德馬克又說『他們殺底方法雖不得而知，然而這個習慣存續得很久，是確實無可疑的。』

殺嬰兒這事，從野蠻時代一直到文明時代全未減少。不獨不有減少，在羅馬文化最盛時代，得了思想家和爲政者底承認，反非常盛行。墮胎也同殺嬰兒樣成了一般的習慣；當時底識者認爲比殺嬰兒好些，以其可以依此免除不願生底子女，故還有加以獎勵的文化。越進步，事實上殺嬰兒底行爲不但不減，而反有增加底傾向。這傾向也是維斯德馬克所指摘的。他說『費生氏 Fison 在未聞人底社會生活得很久，所以他發見文化比較進步底種族